

论科学主义概念的内涵与特征

李侠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科学主义这一思潮诞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经一百多年的发展,目前有认识论的科学主义、本体论的科学主义、价值论的科学主义、存在主义的科学主义几种类型。无论何种类型的科学主义,都受到科学以外的客观实在的限制,也受到科学知识的限制与约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突破科学主义的狭隘视野,解放科学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科学主义;本体论的科学主义;价值论的科学主义;存在主义的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6-0733-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主义(Scientism 国内有人把它译成唯科学主义)的争论,再次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只不过这些争论以很多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既有直接的论战又有间接的学理之争,但它所关涉的理论旨趣却是科学主义。如果说这十多年的理论发展取得的最大贡献就是使这个长期被遮蔽的领域又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那么,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促进了理论思考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坦率地讲,这场争论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成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们思维的严重混乱,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把讨论深入下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科学主义的概念的内涵缺乏清晰的把握,因此,对这个概念进行细致的梳理,就成为一切论证的逻辑起点。

一、科学主义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

对于国人来说,科学主义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它是基于西方的科学传统而产生的对科学的一种极端崇拜的态度。“这种思潮诞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1],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科学主义在西方逐渐引起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范围广泛的激烈争论。最著名的当属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支持科学主义的一方与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和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为代表的反科学主义为另一方之间展开的。由此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概念进行界定的初步尝试,时至

今日,虽然这股思潮越演越烈,但是我们发现它的内涵和典型特征在辩论的双方中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界定。至此,为了更有效地深入问题的实质,需要对科学主义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一些细致的梳理,只有这样,以后的论证与分析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才能揭示在科学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概念本身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内涵的演化与变迁路径。

在对科学主义的概念进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西方的科学传统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和发展。众所周知,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十分推崇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述,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下,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对人类以后发展起来的几乎所有学科都进行过天才似的研究与大胆推测,也为未来的科学的复兴做了文化上的准备。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经典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学、力学,以及形式逻辑、修辞学等知识,这是人类在自己幼年时期的杰出成就,同时,在这些成就的取得的过程中,也培养了西方文化中对理性的灌输与强化。自此以后,理性概念成了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也为科学日后在欧洲的复兴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尤其是在16、17世纪以培根、笛卡尔等思想家的学说为基础,彻底巩固了人类理性的地位;其次,为了界定科学主义的内涵,我们需要对已有的关于科学主义的概念进行一些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已有研究的问题域。大体上说,目前关

收稿日期:2005-10-21

作者简介:李侠(1967-),男,辽宁省辽阳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哲学与STS。

于科学主义的界说比较典型的有三种观点:其一,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对科学主义的界定;其二,托姆·索雷(Tom·Sorell)对科学主义的评述;其三,青年学者华诗平的观点。现在,我们对已有的观点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希望以此来梳理科学主义概念演化的历史。

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标志着现代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第一次自觉的反省与梳理,这些观点最初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1942-1944),后来这些论文汇编成书,就是哈耶克著名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可以说哈耶克关于科学主义的观点基本上都包含在这本书中。在哈耶克看来: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的态度的表现。但是,科学和科学主义并不同,哈耶克正确地指出:“几乎无须强调,我们所说的一切,不是反对科学在自己适当的领域采用的方法,也丝毫不想让人怀疑它们的价值。但是为了消除这方面的误解,我们谈到‘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偏见时,不管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我们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12][6]}由此可以看出,在哈耶克那里,科学主义主要是指对科学方法万能的批判,这与哈耶克坚持一生的理论旨趣,即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一贯的,因为哈耶克的考虑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自生自发秩序演进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人特意设计的。因此,哈耶克后来也把这种科学主义称为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可以说哈耶克的观点构成了后来理解科学主义的一种普遍的模式,即科学方法万能,今天我们可以说,这种观点只是关于科学主义的一个层面的描述,即方法论层面的说明。自从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科学完成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关于科学主义的理解又呈现出新的维度,即价值论的层面。据学者托姆·索雷(Tom·Sorell)的研究:“科学主义是指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肃的和最有价值的。”^{[13][1]}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延伸出,只有经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和可靠的,也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到,索雷对科学主义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科学的价值论和科学的方

方法论,而更为强调的是科学的价值论层面。联系到科学发展的实际,科学主义观念的这种转变就好理解了,因为,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科技的发展空间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主要发达国家完成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如托夫勒所谓的出现了影响深远的第三次浪潮,整个资本主义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因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学主义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至于第三种流行的观点,更多的具有了中国的特色,它的理论资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学者郭颖颐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其二,是比较晚近的著作及争论,它的主要代表有华诗平的《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著作。在这本书中,华诗平认为存在三种科学主义,即“科学的经验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m),这种科学主义否认形而上学并试图把人文主义同化进自然科学中;自然主义(naturalism)试图把哲学同化进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materialistic scientism)。”^{[14][15]}坦率地讲,在华诗平的过于简单的分类中,唯一需要提及的是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因为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可以说是中国所独有,在它的理论旨趣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整体主义(holism)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正是哈耶克终生所极力批判的,至于这种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另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现在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状态下,科学主义的概念的内涵与特征又发生了那些变化呢?

二、当前科学主义的类型与特征

从目前的情形看,科学主义的讨论已经呈现出多重视角与维度,国内外学者对此都进行大量的研究。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科学主义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开始向认识论转向,这种趋势意味着科学主义的内涵与特征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因此,对科学主义的认识论维度的变化的理解,也就成了理解当前科学主义内涵的关键。众所周知,一个概念内涵的变化是通过表现类型的细化得以体现的,对于科学主义的概念来说也是如此。对此,美国学者斯坦马克(Mikael·Stenmark)对科学主义的内涵演化出来的各种科学主义类型进行了最有代表性的分析。斯坦马克在专著中指出:“科学主义的倡导者和

反对者所给出的科学主义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呢?^{[5](1)}这个提问恰恰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语义模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科学主义分成两个大类:学院内部的科学主义(academic - internal Scientism)和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也可称作社会领域内的科学主义)(academic - external Scientism)。通过这种划分,可以清晰地发现科学主义在社会范围内扩散的路径:即科学主义首先在学院内部成为关注的热点,然后随着科技和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出学院的范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进而演变为全社会的一种思维规范,在实际生活中规范着人们的认知形式以及价值取向。那么,学院内部的科学主义又有什么表现形式呢?斯坦马克认为:它企图把先前没有被当作自然科学来理解的学科还原成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就可以否认它的科学地位或在某种程度上否认它存在的意义。所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支持者都坚信自然科学的边界是可以扩张的,它可以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以前没有被当作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的有问题的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社会学可以被还原成生物学,生物学又可以被还原成化学,而化学又可以被还原成物理学。鉴于此,斯坦马克又把学院内部的科学主义分为学院内部科学主义(1)和学院内部科学主义(2)。前者是指这样一种观点:所有或至少一些真正的、非科学化的学院内学科可以最终被还原成适当的科学形式,如自然科学;而后者是指所有的自然科学可以最终被还原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科学。所有这类主张的支持者,都坚信:我们目前拥有的这份过于自信的目标,在将来是有可能实现的。其实,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可以被理解成方法论的科学主义(methodological scientism),如Philip S. Gorski就把科学主义定义为:“一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的企图。”^{[5](2)}这种企图我们可以在“科学的”社会学的努力中发现它们的踪迹,这样一来以前社会学家所拥有的被认为是适当的方法和研究客体在所谓的科学化的过程中就理所当然地被拒绝和替代了,这样也同时终结了关于人类行为方面的感觉、兴趣、希望等存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方法论的科学主义除了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强加到其他学科外,它还排除了以前这些学科所拥有的核心方法存在的意义。其实,学院内部的科学主义的最典型特征就是方法论的扩张,那么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的情况又如何呢?

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的大体上说是这样一种观

点:所有或至少人类生活的一些本质上非学术的领域,可以被还原成科学。但是,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造成了一种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科学的领域范围或外部实践的限制?是否人类所面临的所有任务都能归属于科学(被科学所解决)?在许多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当中,大多认为科学没有这种限制。在这种强观点背后隐含了许多无法解决的困境,因而考虑到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一种相对较弱的观点,承认科学有某种外部实践的限制。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就是认识论的科学主义(Epistemic Scientism),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主要是指:我们能认识的唯一实在就是科学已经达到的实在。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任何超出科学家已经达到的领域都不能被称作知识,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这种观点是典型的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如卡尔纳普。它的特征是把人类的知识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科学的维度内。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许多人认为:在任何还原和翻译发生以前,科学主义的倡导者用科学的观念去覆盖只有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在方法论上与自然科学相似社会科学,在这种宽广的定义下,人们认为许多学科可以被成功地翻译成自然科学。问题是在科学达到的范围以外就不存在实在了吗?对于科学领域以外的实在该如何理解?同时,这种科学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另一种科学主义即理性的科学主义(Rationalistic Scientism)所要阐明的问题。

理性的科学主义是这样的一种主张:“我们理性地去命名并相信什么是可以科学地证明的或什么是科学地可认知的。”^{[5](6)}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仅设置了关于什么实在是可知的,而且设置了理性地相信的边界。比如古代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得出这个信念是理性的,也符合当时的科学状况,但是在当时却是科学所不可能获得的,也即不是科学的知识。但是,我们要看到,认识论的科学主义和理性的科学主义都承认:科学有某些外部实践的限制,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在科学之外还有问题和事业。换言之,人类生活并不仅仅依靠知识,这样就涉及到了另一种科学主义:本体论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近代哲学一直在为消除形而上学而努力,而本体论问题恰恰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因此,理解这种科学主义的内涵和特

征,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科学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按照斯坦马克的观点,本体论的科学主义(Ontological Scientism)是坚信“只有科学已经达到的存在才是实在的。”^{[5][8]}科学所说的实在是指:只有本质、原因或过程才是真实的,在这期间科学不能掌握的事情就不是实在的,而只是虚构。换言之,本体论的科学主义坚持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科学已经揭示出:只有原子和物质粒子存在。威尔逊坦率地称这种观点为科学的唯物主义(scientific materialism)(Wilson 1978:201)。卡尔·萨根更是极端地以科学的名义写到:我是水、钙和有机体分子构成的化合物,被称作萨根,你也是由同样的分子构成的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而已。在萨根看来,科学已经显示出唯一存在的就是物质客体和它们之间的互动。科学不能发现的也就是不存在的。科学无形中为我们设定了一个界限:即关于人类的本质中什么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而其他关于人类的仅仅是一种迷信或错误的信念。这样一来,本体论的科学主义就与传统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是完全不一致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真的能排除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吗?科学是否真的如逻辑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完全与思辩的东西无涉,还是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充满了一些心理的、社会的以及世界观方面的潜在影响。许多科学哲学家已经明确地指出:这种绝对的划分是不现实的,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由于科学主义本身也承认存在着外部实践的限制,因而他们也接受在科学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有价值的问题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宗教被用来处理与价值有关的本质性的问题,那么宗教与科学主义是可以一致的。其实,在本体论问题上,很多探讨容易陷入一种僵局,按科学主义的看法就是无意义的争论,因为这是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从古希腊的学者到现代的粒子物理学家,都在试图说明世界的本原问题,然而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随着人类科技进步的加快,人类对本原的认识会逐渐加深,但是在现有的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信念和宗教以及心理的和历史的说明能够给人们以巨大的安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说,它可以替补科学留下的真空,同时也给大胆的猜测留下了空间,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这也同样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能为科学提供某种有益的启迪。想一

想古希腊时期天文学中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争论,以及十八世纪关于地球成因的“水成说”和“火成说”的争论,都为未来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思考的角度。因此,本体论的科学主义把实在的范围限制得太狭窄,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在科学发现的范围以外实在是否存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康德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困难,因而他提出了“物自体”的概念,来说明人的认识无法真正达到对物自体的把握,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他把物自体悬置起来,使物自体成了人类认识的死角,许多人对康德的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是在这种悬置背后,还隐含了价值论的关涉,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于其中又隐含了价值论的科学主义的倾向,因为科学为我们揭示的世界是有价值的,而那些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信念、宗教以及心理的因素,不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意义问题。关于价值论的科学主义(Axiological Scientism),前面我们已有介绍,这里不在赘述,但是需要提及一点的是:在索雷看来要保证科学具有如此崇高的价值,需要有一些条件来保证和限制这种科学,那就是科学的经验主义的五个主题:“1.科学是统一的;2.对于科学来说没有界限;3.科学在预测、解释及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4.科学方法能够保证科学结果的客观性;5.科学对于人类是有益的。”^{[3][4]}在索雷看来,对于科学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某些事情具有科学的或非科学的身份,而是科学的思想比非科学的思想具有更多的价值,或者说非科学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索雷引用科学哲学家亨普尔的话更直接的表达了这种观点:“科学知识和它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人类最古老的威胁和最可怕的惩罚:困扰着他们的饥饿和贫瘠;它提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使人类进入到星际空间的探索活动。”^{[3][8]}但是,在价值论科学主义的断言背后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可以把索雷的科学主义进一步划分成两层含义:其一,科学是人类生活中唯一真实地有价值的领域,所有其他的领域都是无价值的;其二,科学能够单独地解释道德问题并且能替换传统的伦理学。对于第一层意思,其实还是把实在限定在科学已经达到的地方,而否定未达到的地方。而第二层意思则更直接地说明了科学的价值意图,它以否定其他形式的知识的价值为出发点,对于价值论的科学主义的争论和辨析已经很多了,这里不

再过多地描述,不过目前学术界赞成科学主义者大多以此作为论辩的出发点。

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存在主义的科学主义(Existential scientism),但是目前学界对此给予的关注明显不够。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多出在一些具体学科的科学家里,在科学史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随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DNA分子结构的发现,有些生物学家自信地宣称:现在可以解释“生活有意义吗?”、“我们是谁?”、“什么是人?”等问题了,对此辛普森(G. G. Simpson)不无得意地说:“所有试图在1859年以前回答上述问题的企图都是没有价值的,假如我们能够完全忽视他们的话,我们将最好离它远点。”^{[5](13)}那么,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的主要旨趣是:仅凭科学就可以解释和替换宗教。威尔逊就明确地提出一个信念:科学的拯救任务。他宣称传统的宗教将被科学所解释并最终被科学所替代。科学能够解释宗教完全是一种物质现象。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科学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反映了科学在某一局部的点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对科学的自信,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增长了盲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鉴于以上各类科学主义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由此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科学主义:综合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

综合的科学主义(Comprehensive Scientism)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科学能够并最终将解决所有或几乎所有我们遇到的真正问题。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因而被接受的程度也就比较多,在我们看来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对科学的乐观的态度。正如Radnitzky所说的那样:“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粗糙的观点:科学没有边界,最终它将回答所有的理论问题并为我们的实践问题提供解决办法。”^{[5](15)}对于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斯坦马克给出了几点说明:首先,科学不仅仅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且现在科学也不需要从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中得到帮助,单凭科学就能完成这个任务;其次,它的内涵与前面论述过的科学主义类型有许多重合之处,如宣称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就与价值论的科学主义相重合,而在论述中它又自然

的包括理性的科学主义,还有科学所允诺的不能发现的也就是不存在的,又与本体论的科学主义有更多的勾连等;第三,这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强调“最终”,这点十分重要,因为当前的科学甚至不久的将来的科学,都无法完成解决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这个使命;最后,它提出了科学的“合法性”和“真正性”的问题,它把不能解决的问题称为伪问题或不重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一种现代的宗教,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终极关怀和安慰。

综上所述,科学主义自从诞生以来,伴随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目前对科学主义的研究还局限在它的最初的含义上和少数扩展研究,而没能意识到科学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波及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在自然科学内部也还存在向物理学看齐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主义已经变成一种学科规训的权力,它在完成对自然的筹划后,又开始向人类自身的活动领域扩散。20世纪的许多学者已经看到了这种危机,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的工作。斯坦马克对科学主义的划分是很有新意的,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学院内部的科学主义与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但是,斯坦马克对学院外部科学主义的划分又显得过于精细,反而遮蔽了科学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展现。我们认为对科学主义的研究首先应该在宏观上给以定位,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所在,在这个基础上再从微观入手才能把问题彻底地厘清。在这方面索雷的工作值得我们借鉴,因为他主要集中在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层面来展开论述,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因此本文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层面,并适当的对中国的情况给予应有的关注。

三、科学主义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不论何种类型的科学主义都涉及到两个硬性的限制和约束问题:即关于实在和知识本身的限制。为了论述的方便,从上文中选取四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加以分析,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四种科学主义分别是:认识论的

科学主义、本体论的科学主义、价值论的科学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科学主义。而这四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可以被表达为如下的四个科学主题： T_1 ，我们能够拥有的唯一知识是科学知识； T_2 ，唯一存在的事情就是科学可以发现的事情； T_3 ，科学单独就可以回答我们的道德问题以及解释和替换传统的伦理学； T_4 ，科学单独地就可以回答我们的存在问题以及解释和替换传统的宗教。以上四点就是斯坦马克针对他的关于科学主义的分类所进行的进一步综合的表述。但是从这四种表述中，可以发现所有各种类型的科学主义内部都存在着两个无形的约束和限制问题，因为这些分类无形中也都是以一条或两条约束为论述的边界条件，这两个限制条件就是：知识的限制问题和实在的限制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分别对两个限制条件进行分析。

1. 科学主义受科学以外的实在的限制与约束

在对这个限制条件进行说明前，需要对上述四个主题做些简要的说明， T_1 说明了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通过科学获得的； T_2 说明了我们可以知道的唯一实在就是科学已经达到的实在，更深地说只有实在的科学才能发现存在。从这个说明中可以发现， T_1 不需要 T_2 ， T_2 却需要 T_1 ，也就是说假如有些东西是不能被科学发现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不能被知道的，例如，上帝是不能被科学手段发现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知道上帝，我们所能知道的也就是人们关于上帝的信念，假定即使这些意向性客体是真实的，那么它也是不存在的。 T_3 是说，科学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道德地行为； T_4 是说，科学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存在？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T_3 不需要 T_4 ，但是 T_4 是否需要 T_3 呢？这一点并不清晰，一般说来，宗教和世界观包含一些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这样一些观念，假如这个观点是对的话，那么接受 T_4 也就同时接受了 T_3 。关于 T_3 和 T_4 之间的关系，我们后面还有说明。现在，我们先来分析科学主义基于科学的实在限制。

从 T_2 可以明显地说明这个问题，即只有科学能发现的事物才存在。从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它缩小了实在的外延，因为从科学史中可以发现，科学所认知的领域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扩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讨论的问

题在科学主义者看来是无意义的，可是到了这个世纪恰恰成了科学发展的热点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实在的理解加深了。正如斯坦马克指出的那样：“我们想知道科学是否为实在设立了某种限制，问题是我们唯一能获得的关于实在的知识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即 T_1)，那么我们必须用那些在范围内是有问题的方法去决定这些很相似的方法的范围，假如我们用非科学的方法，我们永远不能知道问题的答案，因为根据科学的信念在科学之外不存在知识。因此，我们被迫承认在这个循环中我们不能避免这样的争论或接受 T_2 是一种迷信或盲目的信念。”^{[5](22-23)}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能排除存在着既不能用科学的语言描述也不能被科学的解释所轻易达到的存在的维度。很简单，这是因为它超出了科学的能力。它不是科学的断言，由于它不能被科学的调查和实验所评估，它更多的是一个超科学的断言，一个哲学的断言，当这种断言被加到科学上时，一般来说典型地以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告终，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唯物主义，尽管这是一种哲学上可接受的观点，但是它不应该和科学混淆起来。因此 T_2 不可能科学地判断，它是一种哲学断言，对此，关于科学以外的实在的讨论，还需要我们回到 T_1 上来，如果 T_1 是错误的，那么 T_2 也不可能为真。

2. 科学主义受科学知识的限制与约束

科学主义受科学知识的限制，就是说人类的知识是有限制的，即科学家们常常告诉我们的那样：关于实在的所有知识都只能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得的，尽管还存在许多其他的知识，但是它们在科学主义者看来都是非科学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接受 T_1 ，然而 T_1 并不总是被它的倡导者所清晰地表述的，但是任何科学的理性都假定接受 T_2 也就同时接受 T_1 的假定，由于 T_2 包含 T_1 。但是，科学边界的扩张即 T_1 必须面对从接受“科学给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知识”到维持“只有科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知识”的运动构成，正如斯坦马克所问到的那样：“我们如何评价这种形式的科学的扩张主义？”对此他指出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1. 是否科学知识是我们能拥有的唯一知识，或者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2. 问题1 能否能被科学回答，也就是说通过科学调查和科学实验？”^{[5](25)}问题2 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科学知识是否是唯一的知

识形式,除非我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手段验证它。这样于无形中也就为我们设置了一种关于知识的限制:即除此之外,一切都是盲目信念的表达或是一种主观的表达。因此,这个知识的限制问题就转换成对问题1的检验和判断,如果我们能够指出还存在其他的知识形式,而且还是合理的,那么 T_1 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相信这种知识形式是存在的,正如查尔默斯指出的那样:“需要提及的是除了那些被称作科学的知识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拥有常识知识,以及熟练的工匠人、或明智的政治家所掌握的知识,这些知识包含在百科全书之中或储藏在专家的心灵中等等。”^{[5](25)}显然,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无法用科学方法验证的知识的存在。波兰尼所谓的“难言知识(tacit knowledge)”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其实这涉及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由于科学的目标是去理解物理世界的构成与原因,并且想给出我们经历过的现象背后的一个说明,这样一来,这个世界的领域也就被缩小了,在斯坦马克看来,在观察的知识和科学的知识之间的不同可以被表述为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的区分。而这种直接知识大多具有个人性,相对而言,科学知识的典型特征就是它是一种间接知识。在科学主义看来,观察的知识不是一种科学的知识,然而科学的知识又是开始于此,这样就存在一个矛盾:假如科学知识是我们能拥有的唯一知识形式,那么科学自身就是建立在盲信与迷信之上的。针对这种情况,斯坦马克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科学的知识 and 观察的知识之外,我们还拥有一种内省的知识(introspective knowledge)。这不难理解,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感觉和思想以及自我意识,而且这种知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中,它属于精神的或非物质的事情,相当于波谱尔的世界2。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果不能首先成为‘解释学的生物’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变成一个科学家,即变成一个能理解和翻译现象意义的存在之物。现象像语言、艺术作品、科学理论、音乐和宗教一样,属于波谱尔所谓的世界3,即文化产品的世界;而世界1则是普遍的物质世界,世界2则是精神的世界,在波谱尔看来,世界3的事物是真实的,因为它们能影响世界1和世界2。用波谱尔的术语来说,语言学知识就是这样一种关于世界3的知识,然而对于科学主义的倡导者来说存在

的问题是:尽管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集中的焦点是世界1,然而他们必须发展和使用世界3的事物,如语言和科学理论作为他们的工具,来达到获得关于世界1的知识。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拥有关于语言学的知识或至少关于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知识,那么我们就不能成功地发展科学实践。因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被迫否认存在诸如意向、目的和后果这样的事情,认为我们拥有的这些可怀疑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幻觉,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否认这些微小的展示中包含关于实在的不能被科学方法检测的维度。正如斯坦马克指出的那样:“假如我们否定了意向性知识以及意向性和目的性的解释,我们还能理解科学吗?”^{[5](31)}但是针对这一点,科学主义的倡导者仍将坚持:即使意向性存在,它们对于发生什么也不能造成什么影响,它们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副现象(epiphenomena),就如同我们的影子,它们并不产生实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构成我们知识的认知范围,如关于人们的意向性以及日常生活和人文学科,借此我们通常用目的论的解释来说明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行为的意义。

通过上面的认识进路,我们看到关于科学主义的一个主题 T_1 ,为我们限定了知识的界限,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个限制本身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也就是说 T_1 是不可能真实的,即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知识就是科学知识,换言之,科学主义视野中的科学,最初是从许多别的知识中产生的科学知识,但在它取得巨大的成功后,又强行把科学限制到自己狭小的范围内,这样一来,科学主义的倡导者就把剩下的其他信念看作是盲信、主观意见或者可能是迷信,当然为了作到这一点它们不惜任何代价。但是这么做科学主义者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牵强,为此他们也在不断的进行修正,不过,其中 T_1 的关键之处它是不愿放弃的。

因此,只有充分揭示出科学主义基础理论的内在局限,我们才能突破科学主义的狭隘视野,为科学松绑,解放科学的活力和生机,也就是说,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科学知识外,我们还能获得其他类型的知识。就如同斯坦马克指出的那样:“科学之外和独立于科学的还有许多知识的领域,我们至少还有观察的、内省的、自我反观的、记忆、语言和意向性的知识的领域。”^{[5](33)}因此,如果我

们不能拥有这些知识,我们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科学的知识。T₁ 和 T₂ 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显示为一种哲学的断言,而不是科学的断言。鉴于此,科学主义基于科学的两个内在限制都是无法回避的,它导致一种绝对的科学观,阻碍了科学的健康发展,只有揭示了科学主义这种内在的限制,才能梳理出科学主义存在的弊病,也才能重新为科学争得发展的空间,同时也才能避免对科学主义的论述流于表面化的危险。

四、 结语

在我国当前的语境下,科学主义正有被人为提升到意识形态高度的今天,“它所隐含的危机与局限也日益增多”^[6],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科学主义产生的危机保持应有的警惕,这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与树立正确的科学观都显得尤为紧迫,因此,保持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和科学主义都将是有所助益的,同时通过对科学主义概念的厘

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防止出现哈耶克所谓的“致命的自负”现象。最后,需要重申一下:科学和科学主义是两码事,我们反对科学主义,但不反对科学。

参考文献:

[1] 李侠,那润川.论科学主义的起源与两个案例的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4):69-74.

[2] 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 Tom Sorell. Scientism: 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M]. London: Routledge, 1991.

[4] 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5.

[5] Mikael. Stenmark. Scientism: Science, ethics and religion [M].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6] 李侠,那润川.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危机与局限[J].学术界,2003,(2):47-56.

Topic : Study o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concept of scientism

LI Xi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83 ,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cientism was born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of the 19th century, which,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as derived into cognitive scientism, ontological scientism, axiological scientism and existential scientism. Whatever category it belongs to, the school is limited by the realist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restri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awareness of the above discussed limitations is surely helpful to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minds and the activation of vigor and vitality of the science.

Key words: scientism; ontological scientism; axiological scientism; existential scientism

[编辑:颜关明]